春秋傳

春秋傳序

歲辛酉始從家一山刺史署齋得空山先生春秋傳讀之既畢業作而歎曰吾乃今而得先生之志也夫前世傳春秋者多矣左公穀而外宋有胡氏安國傳劉氏敞傳程氏頤傳劉氏絢傳陸氏佃後傳葉氏夢得傳鄭氏樵傳陳氏傅良後傳凡十有一家先生後出豈欲以掩十一家之長哉志在於得其平如衡之懸水之準得其博如崇期之八達

遠之九達得其簡如導河之積石導江之岷源得其遠如千里之步起於足下九成之臺始於累土而已矣是先生之志也所以公之天下者也今挈其宏綱鉅指凡三十有一條纏析陳之為讀是書者告焉有三傳皆有取而胡氏傳及諸儒之說未安者如桓元年及其大夫孔父公穀皆以孔父為字左氏亦謂父字而嘉名杜氏註則以孔父稱名趙氏佳劉氏敞程子胡氏從之以為君前臣名名

君不可字臣今證以啖氏助說孔字父美稱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故有弗父金父 燾恭讀
御纂春秋傳說亦稱啖氏之詳梜語可並存定八年從祀先公三傳謂正閔僖之失胡氏獨以爲昭公則斷之以經書葬而祔廟諸禮可推昭既書葬是祔廟已有明文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胡氏謂札以讓國階禍則證以札書名猶楚椒秦術之類非褒貶所係又札之辭國在襄二十九年之

後豈得預貶有專主左氏或駁正左氏者如襄元年圍宋彭城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則以證書宋彭城者孔子特筆不予楚之取彭城以置叛人昭七年燕曁齊平穀梁以爲魯曁齊説者援下叔孫舍如齊涖盟爲證則斷以涖盟在公如楚之後閒時閒事明屬兩事而傳首齊求之也四字劉敞誤解作齊求魯耳至莊三十二年城小穀左氏謂管仲城之則斷以小穀魯地非齊地今曲阜西北有

小敘城衛別有穀左氏乃牽附申無字之言致誤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左氏載孔子稱詩無自立辟先儒多以書名為責治則證以荀息仇牧經予之而皆書其名焉恭讀此條
御纂推明大夫死必書名之義而黃氏仲炎以左氏所載非孔子之言萬世臣道之準立矣成三年伐鄭左氏謂討邲之役則據毛氏奇齡說陽橋之役鄭從楚侵衛衛請師以拒之有左氏未可據而

公穀義長者如隱三年辛卯尹氏卒左作君氏公羊謂天子大夫則據劉向封事尹氏世卿而專恣與公羊同且王子虎劉卷皆以周卿卒于魯史兼按程子亦有夫人未聞稱君氏之疑僖十七年左稱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滅項公穀謂為齊滅之則證以上條齊伐英氏之文斷從公穀成十七年秋公至自會穀梁謂公不周乎伐鄭解者以周為信訾穀梁之謬則證以楚師至而諸侯還未嘗得

致伐于鄭是為不周衰五年閏月葬齊景公穀梁以為不正其閏公羊云喪曷為以閏數喪數畧也毛氏奇齡力排公羊孫氏復謂閏月葬非禮家氏鉉翁并謂當時計閏為喪則斷以喪期不數閏而未聞閏月葬之為非禮燾恭讀此條

御纂徐氏彥引鄭志云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數此解出自康成所當並存俟攷也肴公穀未可據者如隱四年夏四月葬

衛桓公公穀謂月葬故也則證以春秋月葬三十三豈皆有故五年螟穀梁謂甚則月不甚則時則斷以實書非有義例八年盟于瓦屋穀梁謂參盟于是始謹而日之則斷以盟之例日其不日者史失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以宣榭爲宣宮之榭何休謂廟制似榭則證以杜氏預註孔氏穎達疏榭爲講武屋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公羊謂仲嬰齊爲兄後則據毛氏奇齡說大夫繼爵不繼統

無弟為兄子子為父孫之理昭十年十有二月甲子何休謂昭公取吳孟子之年貶之則從孫氏復說此年無冬者脫文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灾公穀以魯雉門為僭則證以雉門兩觀謂之臺門禮器天子諸侯有臺門而子家駒之言亦出自公羊未可依據十三年晉趙鞅歸于晉公穀謂趙鞅以地正國又謂美其逐君側之惡則斷以鞅之罪視荀寅士吉射少閒耳公穀奬之悖理十四年無冬何

休謂孔子去魯不書冬則斷以為闕文哀三年桓宮僖宮災杜氏預謂桓僖親盡而廟未毀公羊謂毀而復立則斷以諸家襲左氏傳孔子聞火之言非經之正旨而從毛氏奇齡說古七廟五廟之外有遷廟桓宮僖宮者遷廟耳十二年春用田賦公穀謂多于什一非古則證以毛氏奇齡說井田有稅以足食有賦以足兵宣公初稅畝是加稅也哀公用田賦是加賦也田賦者以田為賦邱賦之外

出征馬一匹牛三頭而賈氏逵謂一井出一邱之賦則加賦十六倍胡氏誤引國語籍田以力賦里以入謂田出里賦爲弛末削本皆失經旨有三傳皆未可據者如昭三十一年黒肱以濫來奔左氏稱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公穀二家或以爲别乎邾或以爲通濫爲國則斷以經無略賤之例邾快非以地來亦以賤書名黒肱不係邾者乃係闕文定元年春王三月三傳皆截春王二字爲一節謂定

公不得正其始則斷以定公此時尚未立無君以
統朔又正月無事故不空書哀十四年西狩獲麟
左氏謂春秋感麟而作公穀謂文成致麟則證以
賈氏逵服氏虔說孔子自衛反魯而作春秋在哀
公十一年而後儒雜用緯候謂麟是漢受命之瑞
又謂春秋終于春者以天地生生之理在斯均屬
迂謬燾恭讀此條
御案刪去衆說以朱子之論爲定而大義炳日星

矣有後儒論說異同兼資攷質者如成十五年宋華元出奔晉下經文凡四條徐氏仲山謂有五疑則證以公羊何氏註謂華元實奔晉而云未至晉乃左氏之誤經書宋殺其大夫山討罪例不書字左氏誤謂蕩澤字子山耳華元重係之宋奔楚止書魚石一人而亦係之宋經文皆有微旨不得信傳以疑經襄十一年作三軍疏家謂費誓三郊三遂詩公徒三萬則魯本有三軍胡氏傳從之杜氏

預謂季氏假立三軍劉氏敞謂襄之前未有三軍孫氏覺謂三桓不量力而作三軍則證以周禮大國三軍次國二軍春秋惟齊晉楚有三軍恭讀此條

御案三軍二軍係並存其說者定十二年公至自圍成先儒或謂圍成非孔子之意或謂孔子不能墮成因未攝相毛氏奇齡又謂成不必墮不當墮皆非篤論則斷以三苗逆命崇人弗降舜禹文王

皆不能免何損于聖人使孔子終用於魯墮成之事必有以處之又有信經黜傳別具苦心深指可存一解示後以嚴名分之防者如文十二年郕伯来奔左氏謂郕太子以夫鍾與郕邽来奔公以諸侯逆之則據八年郕降于齊此為迫于齊而来奔者當實是郕伯若魯擅予郕世子以君之爵是為奬亂襄元年鄭伯髡頑卒于鄵昭元年楚子麇卒哀五年齊侯陽生卒先儒或以為諱弑謂以疾赴

則必謹之又謹信經之書卒者為實蓋書卒者實則此外被斧鉞之誅者愈以見聖筆之嚴無一人可倖貸而綱常名分森列天壤者益以凜凜且此解皆依準以經筆毫無枝葉牽鑿之言洵為可貴凡此諸條視其去取可否則權椎平也搜葺鉤稽則聞識博也要約深婉則辭事簡也親切著明則制防遠也平故頗側泯而心不爭博故野僿祛而胸不固簡故支蔓削而情不流遠則人風靖王法

彰顯作範圍而億萬紀可以永永無弊是則先生之志也夫是則先生之志也夫

嘉慶六年七月朔日涵齋張燾拜撰於南通州紫琅講舍

春秋傳卷一

滋陽牛運震學

隱公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東遷以後王綱淪矣適當隱公之初故春秋託始焉爾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君之始年謂之元年唐虞三代以來之通稱也春歲之始也不言一月而言正月猶始年稱元年之義也王者謂當時之王也侯國之史義當

稱王又以著其爲周正建子之月也春正月者舊史文王者孔子所加也不言周正月而言王正月尊昭代義不得稱周也編年次月所以紀事雖無事必書首月謹始也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是年三月有事而仍書首月以其爲元年也不書卽位者公實不卽位史無可書也公何以不卽位或以爲讓或以爲攝夫以爲讓則攝焉爾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茂（邾公羊作邾婁茂公穀並作眛）

及者何與也內爲志外爲主皆稱及其稱會者行會禮

也邾曾附庸儀父其字左傳以爲邾子克也附庸之君
稱字據此及蕭叔朝公是也諸侯私相盟非禮也然比
國結信繼好息民聖人亦無譏焉爾蔑之盟何以書內
相盟則書且先錄其本以著七年伐邾之爲渝盟也
按盟之例日不日闕文也穀梁曰其盟渝也攷桓十七
年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秋及宋人衛人伐邾
渝盟甚矣又何以日之邪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春秋他未有書克者此其書克何特筆也克者兩相敵

而力勝之辭也段不書弟段叛不得爲弟也稱鄭伯鄭
伯師師也非殺世子母弟目君之例也段不言叛鄭伯
不言伐以是爲鄭伯亦有譏焉爾不言出奔略之也春
秋著義而不著事襃貶之義明則事不足悉也
公羊傳克之者殺之也穀梁傳克者何能殺也甚鄭伯
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
賊親親之道也按左傳太叔出奔共莊公曰寡人有弟
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則段之未殺明矣鄭伯
之力固足以制段而段猶得出奔此即鄭伯之緩追逸

賊也乃穀梁猶以爲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不亦誣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王者周平王也天王者臨諸侯之稱惠公者隱之考也仲子者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諸侯不再娶仲子者惠公再娶之夫人故不得爲夫人也周賵惠公因兼賵之然非禮矣咺者何名也天子之宰不名則以名爲貶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宋人微者也孰及之公也何以不書公恥與微者盟故沒公以殺恥以國地則宿之與盟可知也

按宿之盟不日闕也穀梁云卑者之盟不日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文二年及晉陽處父盟又何以日邪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王卿士祭國伯爵也自來曰來不正其非王命而私行也或曰來朝或曰來奔書曰來而貶見矣朝與奔不足究也

公子益師卒

內大夫卒例得書不書葬降於君也不以大夫目之者
不與世官也
按大夫之卒例日不日史失之也穀梁以爲惡不書日
左氏謂公不與小斂故不日彼公子牙公孫敖之卒皆
日豈其皆類邪抑公皆與小斂邪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者徐戎也潛魯地戎來而我會之脩世好息外患也
戎狄以號舉所以別於中國也
孫氏復曰凡書會者皆惡之蓋謂天子在上諸侯不得

私會也然亦有當會而會者非概惡之也孔子嘗從定
公會夾谷矣豈其不義而孔子行之而猶書於策耶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人者莒師也小國非君將恒稱人人之者寡辭也凡
書入皆貶

無駭帥師入極 駭穀作侅後同

無駭何以不氏公族大夫例名而不氏無駭又未賜族
也內大夫將恒書帥師入極非滅也內滅國書取極不
書取則非滅可知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公羊云日者爲後背隱而善桓能自復爲唐之盟竊謂盟之繫日不足見義也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履緰左傳作裂繻

此卿爲君來逆女也天子娶則稱逆王后卿爲君則稱逆女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內女未有言來逆者此其書來逆何紀伯姬遭國變而卒哀之故詳錄其本末之前聞也則譏之者已固矣

也公穀胡氏皆以爲譏不親迎夫諸侯越國而親迎吾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逆者外辭也歸者內辭也內女爲諸侯夫人者恒書歸不書者有故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左伯作帛）

伯上有闕文不知其何伯也公羊曰無聞焉爾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子氏者何穀梁以爲隱之妻也不地夫人無出境之事薨有常處也夫人之義從君隱公在故不書葬左傳以爲桓母夫仲子之卒已在前矣公羊以爲隱母夫隱母

未有不書葬者也以此知爲隱諱矣

鄭人伐衞

伐衞者討公孫滑之亂也不書討滑以鄭爲志乎伐衞也是爲鄭人修怨之師矣書之固非其善之者也

劉紹攽曰春秋書侵書伐皆不詳其事蓋征伐天子之事諸侯專之罪也故第書侵書伐而貶惡見矣其事奚足錄邪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食必書謹天變也日食者月掩之也不言月食日而

言日有食之者以月不可見又惡以陰加陽也日食書

日書朔或言日不言朔或言朔不言日或朔日並不言

史失之也日月干支非襃譏所可加聖人亦姑略之爾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天王平王也王崩來赴則書會不會故不書葬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作君

尹氏天子之卿也言氏者著其世繼也來赴故書公羊

以爲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劉絢敘曰左傳謂君氏先儒多非之公羊謂天子大夫

而世或疑周之大夫不應卒於魯史毛西河因謂與隱公俱歸自鄭之尹氏余讀劉向封事引此亦云尹氏世卿而專恣與公羊同觀王子虎劉卷皆以周卿卒於魯史則尹氏之爲周卿信矣

秋武氏子來求賻

賻禮也求賻非禮也書來求賻魯賻不入也不稱使當喪未君也稱氏與尹氏同武氏子者父在之辭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外君稱卒别於我君也外君卒書名紀易代以别彼國

之前後君也其不書名史失之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鄭之黨合天下始多故矣內盟言會及外盟不言會及內外之辭也

癸未葬宋穆公 穆公穀作繆

凡書葬者言我國有葬之者爾不日宋葬穆公而日葬宋穆公據我也此當書大夫如某國葬某公或書或不書略之也稱謚稱公據彼國也臣子之義稱其本國之君曰公或以爲僭稱公或以爲稱私謚所以罪其臣子

皆已甚之辭爾諸侯日卒月葬正也曷爲或日或不日或月或不月史文有詳略也非所謂渴葬慢葬與危不得葬之義也赴卒書卒會葬書葬卒自外錄也葬自內錄也不卒外不赴不葬內不會也其不會而書葬者則春秋之變例爾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凡力得之曰取書取則伐可知矣伐取並書惡之也他伐國無取邑者乎此何以獨書取邑曰書之於春秋之始而惡之之義見矣自此以後或書或不書者書之則

不勝書故書之有詳略也說者以為告伐不告取故不書取者固也

戊申衞州吁弑其君完州穀作祝

州吁不書公子削之也曷為削之州吁者嬖人之子其母賤其子不得稱公子削之所以絕其屬籍也君弑書名與君薨書名例同

接弑君之賊例應從同蔡般許止楚商臣皆書世子齊商人書公子乃獨於州吁不書公子無知不書公孫其義何居穀梁曰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商人商臣

獨非弒而代之乎程氏曰不削之無以著其弒逆之罪不世子公子之安知非盜與微者無以著其弒之之實夫弒逆之賊雖不削之其罪自見也況椅均罪等安有自岐其例俾後人炫而莫定乎胡氏申公羊之旨謂莊公不待州吁以公子之道故去其公子春秋爲亂臣賊子而作子有罪而追咎其父非通道也孔穎達以爲史有詳略文無褒貶夫日月非褒貶所係謂之史有詳略可也稱名者春秋之大義聖人烏有因仍舊史而不著其義者然則所謂筆削者安在也夫蔡般許止楚商臣

以弒君而兼弒父者也不書世子則無以知其爲弒父也商人固已貴爲公子矣弒其兄之子而自立又定於其位故於其弒君也稱公子於其被弒也稱君州吁於屬也賤無知之於諸兒於誼則疎弒而自立又皆不定於其位旋即見誅聖人於其弒君也絕其屬不稱公子不稱公孫於其誅也不與其爲君直曰殺州吁殺無知而已此春秋之微旨也

杜氏預曰戊申三月十七日有日而無月按月者所以繫日有日無月史文闕也知此益不可執日月以定褒

惡矣

夏公及宋公遇于淸

諸侯不期而會曰遇遇必有所往之處書遇不書所往則非不期而遇也蓋相期簡其禮以見也曷爲簡其禮宋將合而謀鄭託於無約而遇所以秘之爾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首宋宋爲主也說者以爲衛志而責宋者非也宋陳君自帥師書爵蔡衛大夫帥師稱人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書翬帥師專兵也專兵故名之再再序四國重言之以重其罪也左氏以爲再舉者非也

按公羊以爲翬不氏者與弒公貶也穀梁曰不稱公子貶之也夫公子翬果以弒君貶當於其弒君焉貶無爲先事而貶也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僖三十三年公子遂帥師伐邾皆弒逆而皆書公子何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公羊傳書人者何討賊之辭也此石碏殺之也不書石碏者不以爲一人之私討也不書陳人執州吁備乎衛

人以討賊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稱人一國之辭也繼故不書立此其書立何予衛人以立君之義也晉者所宜立也不書公子嗣國也然則何以不罪其擅立也曰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國人能仗義討賊立君以主其社稷春秋與之者權也

胡傳立者不宜立也內不承國於先君即不宜立按此時桓公已弒矣又何先君之可承然則衛自此當終不立君邪甚矣胡氏之固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左傳觀作矢
魚魚者于棠遠地也書之以爲隱公之志荒矣爲氏之
禍其兆於斯乎不月歷時久也
夏四月葬衞桓公
十四月葬衞亂是以緩春秋弒君賊不討不書葬此弒
而葬州吁自刑故也
穀梁傳月葬故也非也春秋書月葬者三十三豈皆有
故邪
秋衞師入郕郕公作盛

書人譏之也將卑師衆稱師書師不繫褒貶褒貶在事

不在師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考者成而祭之也隱爲桓築宮以祭其母也仲子者先君再娶之夫人以祔廟則無二適祔於女君則非妾故爲别宮以祭之然則禮乎曰非禮也公子允之母非公所宜爲之立廟也

初獻六羽

此羽翟之舞也諸侯用六其用八僭也諸侯用六則繼

室別宮當用四其用六亦僭也書初所以著前此用八之僭書六羽所以著妾母之僭

邾人鄭人伐宋

邾小國而序於鄭上著兵首也

螟

蟲食苗心者書之記災也

春秋記災或月或時皆以實書非有義例也穀梁以爲甚則月不甚則時非也夫月胡以甚於時邪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大夫卒皆書親親貴貴賢賢之義也胡氏曰書日者恩
禮之厚非也卒大夫不以日不日爲褒貶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報入郛之役也書伐書圍著其暴也圍人者兵必衆而
稱人者貶之也春秋書外相伐圍邑者四自僖以後則
不書書之於春秋之始舉其重者也他則略之猶書伐
不書取之義爾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輸左傳作渝

和而不盟曰平輸平者納成也鄭人曷爲納成以利相

啗解怨脩好所以結魯而閒宋也曷為知其啗之以利也以其歸祊知之也他平不言來輸此獨言來輸者以見鄭之屈已請和而魯亦為其所使而不悟也是亦聖人之特筆也

按公穀以輸平為墮成夫魯自鄭人輸平以後未聞其惡鄭也左氏以輸平為更成謂更復狐壤以前之好也夫訓渝為更義本牽曲而鄭人來求於我之情不見胡氏以輸平為納成得之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齊爲鄭結好也

秋七月

無事書首月備四時也

冬宋人取長葛 左傳作秋

此與前圍長葛二事也前年冬宋嘗圍長葛矣今又乘其無備而取之書之者其暴也長葛不言鄭因上文也說經者以爲圍之期年而後取之又以沒鄭爲貶鄭者皆非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娣歸不書爲叔姬歸鄫書之也所謂因紀其末故錄其始也

滕侯卒

諸侯死而書名例也不名史闕之聖人亦略之爾

夏城中邱

書不時也雖時亦必書重勞民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母弟稱弟使其弟云者爲其親於魯特使其弟故不書公子而曰使其弟無貶也

按此及鄭語來盟說經者皆以爲稱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夫諸侯愛弟未見其可罪也不愛則以爲薄愛之則罪其私必如之何而後可以無議也胡氏又以爲偕公私年遂成無知簒弑之禍故於來聘書弟以示貶夫以兄寵弟而貶其兄以子簒弑而貶其父春秋之法恐不如是是說春秋者之固也

秋公伐邾

元年盟蔑七年伐邾比事以觀而貶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書天王下聘者責諸侯之不朝也先儒反責天王以聘諸侯爲非禮夫安有舍下而責上者邪

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此執也其言伐何大天子之使使若一國然故變文以異之公羊傳曰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楚邱內地也以歸脅之而歸也書之以見周室微弱夷狄交橫諸侯無王以爲非天下之小故也

孫氏復曰于楚邱者責衞不能救難書以歸者惡凡伯不能死位夫戎執天子之使中國有土之君皆不能無

罪焉而徒責衛可乎凡伯見執未見有必死之義春秋
責戎責諸侯未暇及凡伯也
再書凡伯重之也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九字耳
而其人其地其事備見此聖人書法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齊侯將平宋衛於鄭而宋衛忌鄭之深有異志焉故宋
衛遇垂以謀鄭遇者欲秘其迹也无屋之盟鄭不與十
年宋衛伐鄭則垂之遇為之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公穀作邴

宛鄭之微者祊者鄭所受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鄭以所受於天子之邑易魯其昭而求之也至矣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而未入地也歸祊所以固輸平之事也然鄭伯之罪著矣

庚寅我入祊

歸不言入歸斯有之矣此特書入者以其不當入也入逆辭也非我所有外雖歸之其道猶為逆爾入未有言我者言我亦譏之

按鄆讙龜陰書來歸此亦書來歸美惡不嫌同辭然此

特書入則非鄭權繼隂之比也孫氏復以爲非魯土地

故皆曰來歸者非也

左傳鄭以泰山之祊易許田諸儒皆本此說按經文隱

八年鄭伯歸祊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本自二事未

見其以祊易許也歸祊者結魯閒宋所以終輸平之事

未必遽言易許若有之則許田何待四年之後遽桓公

之世始加璧以假乎左氏言以祊易許葢比事以觀鄭

志而非春秋之本旨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不名與滕侯同義不葬魯微之而不會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齊欲平宋衛於鄭然瓦屋之盟宋爲主而鄭不與則鄭猶未平也

穀梁曰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摠盟之例日其不日者史失之非必參盟而後日也春秋褒貶之法罪同同誅惡同同罰不以終始爲輕重也

八月葬蔡宣公

三月而葬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公羊作包

成紀好也公與大夫盟沒公莒小國不書公則嫌於非公也莒人微之也屈禮以盟卑以病公也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得稱公會孫其有氏者稱氏未氏則徒名而已無駭未賜氏故稱名溺挾柔皆同此例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再書下聘罪魯之不朝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周三月夏正月也大雨震電不時也三月雨雪不爲災大卽災矣公羊曰俶甚也

何以書記異也春秋災異必書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太史公曰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書是也

挾卒 挾公穀作俠

夏城郎

書不時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防公作邴）

謀伐宋也魯咱歸祊之利齊背瓦屋之盟會于防以謀

宋爾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

爲師期也於是乎偕鄭以合謀焉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齊鄭稱人大夫帥師也再書翬帥師疾擅兵也蓋賊君

之禍浸已成焉終隱之世翬不稱公子貶也於桓之世稱公子者不著其公子則無以知不稱公子之爲貶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翬帥師會齊鄭矣此公自將先期取勝也不言戰言敗者言敗而戰見矣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一月而取二邑也不書日嫌於同日取之故兩書之

秋宋人衛人入鄭

報取郜防也宋連衛以報鄭鄭不暇禦之故宋衛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公穀作載

伐取者何伐其師而取其衆所謂覆而敗之也戴鄭所與之微國宋逆蔡衛以伐戴所以報鄭也鄭又伺三國之懈伐之而覆其師焉書之以著列國搆怨之相尋也公穀謂鄭因三國之力以取戴戴鄭附庸也何以取爲胡氏謂鄭一舉而兼四國亦與情事未合程子以爲取三國之衆者是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郕公羊作盛

戴鄭所與也而三國伐之郕衛所與也而齊鄭入之入

郕報伐戴也

按齊鄭伐宋左傳以爲王命也齊鄭入郕左傳又云討違王命也夫鄭之無王久矣安能以王命戮人劉王臣不行則非王命審矣特矯假以逞私忿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相朝正也兼言之旅見也旅見非正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書來朝亦以見魯之不朝天子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公穀夏下有五月字時來公作祁黎左作郲

謀伐許也

孫氏覺曰隱之出十二皆不致隱攝位不欲當正君之禮聖人本其意而略之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書公及者目公主之也非內爲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伐許鄭志也入許鄭功也然齊魯交主其謀故書之首我而殿鄭以爲摟伐之罪三國共之也不言滅許未滅也不書許君出奔略之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弑而書薨諱之也曷爲諱之不忍言也諱之則何以

知其爲弑公薨皆地以其不地知其爲弑也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以弑故不成葬雖葬猶不葬也公羊又曰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

按隱元年書正月餘皆不書正月公羊謂隱不有其正穀梁謂隱不自正近世說春秋者又謂隱在位十一年王命五至身既不朝又無一介之使報禮於京師不書正以著公之不奉正朔愚以爲皆非也夫元年雖正月無事必書正月謹始也其他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隱元年已書正月義著於始年矣三年

四年事在二月七年事在三月十年事在二月他則朝聘例當書時概無歷時以亦當書時會遇輸平本可時可月略之則皆時之非事在正月而特削其正也定元年無正月故謂之無正隱元年已書正月則不得謂之無正若謂隱不有其正則元年何以有正月邪如謂隱不朝聘京師故貶不書正彼桓公亦未嘗遣一介於京師也又何以書正邪此說經者之陋也

春秋傳卷之一終

蘭陵門人張曾文校刊